

她与光

1

我没见过我爸，听隔壁胖婶儿说，我爸是个渣男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所以为了尽早修正错误，我妈就和他离婚了。

我五岁还不会走路，我妈一边在地里砍着包菜，一边抹一把头上的汗，「走路早，命不好。咱老祖宗说『男走辛苦女走闲』，我们家陈疾啊，将来可是躺吃躺喝的老爷命。」

嗯，我五岁改了名叫陈疾，亲戚朋友都说这名字不好，忒晦气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妈打心眼儿里希望我走路疾如风，越快越好，追火箭赛大炮。

可是妈，甭管疾不疾，咱得先能走，您说是不是？

我妈砍了一宿包菜，她要照顾我，没工夫在菜市场支个摊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卖，只能一次性批发给菜贩。

早市不到六点开门，要找个实在的菜贩就要更早，我妈三点就起床了，不到四点，她已经给三轮车打好气，给我穿戴整齐，又给我怀里揣了俩鸡蛋，骑着人力三轮就匆匆忙忙上了路。

她很瘦，弓着腰，旧T恤挂在身上，松松垮垮。

天还没亮，下着小雨，路灯昏黄，我坐在后面的车舱里，看着她蹬着车，周围是包菜独特的味道。

三轮车缓缓割开夜色，一点点驶入黑暗，仿佛我的人生，黯淡荒凉，唯独她是那束光，那束替我划破黑夜的光。

此情此景曾伴随我人生很多年，一闭上眼睛就是凉丝丝的雨和硬邦邦的菜，一睁开眼就是那个女人佝偻的背影和乱糟糟的头发，雨水顺着她瘦弱的脊骨蜿蜒而下，像一个丑陋的疮疤。

车上拉着四百斤菜，还有一个三十几斤的我，逢上坡的时候，那个不到一百斤的女人就要站起来，弓起腰，肩胛胛起，咬紧牙关死命地猛踩踏板。

出了多少汗我不知道，但入了秋雨天，她满头都蒸腾起白雾，像是倏然间就白了头，倏然间就如一个将垮的骷髅。

不知道你们骑过三轮车吗？看似很好平衡，可是逢拐弯或是下坡就很容易翻车。

十字路口我们果然翻车了，圆滚滚的菜骨碌碌滚了一地，她被三轮车牢牢压住，可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，居然硬生生挤了出来，连滚带爬凑到我面前，「小疾！」

我没事，她给我穿了那么厚，我怎么会受伤。

她满脸雨水，额头上一道口子正缓缓渗着血，她捧着 my 脸，拼命给我擦脸上的雨水，「是妈不好，是妈不好。」

「你，你，你流血了？！」我妈大惊，给我擦脸，却是越擦血越多。

五岁的我突然就哭了，「妈，这不是我的血。」

是她。手掌手肘都被磨出了血，她连疼都不觉得，只唯恐她的儿子磕着碰着一点点。

2

垒得山一样高的一车菜，批发价一斤一毛，她只挣了四十二块。

对方给她一百块，她受宠若惊地到处去找人破钱，她在菜市场不是熟脸儿，冷冰冰的菜市场，人们木然看着这个女人赔着笑，点头哈腰。

最后也没破开，她卑微求菜贩，「大哥，我回去给你取钱，我很快的，很快很快。」

菜贩是个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，「那不行，你拿着我钱跑了咋办？」

她想把车押给菜贩，可转念一想，她还得蹬着车回去取钱，于是腆着脸笑，「大哥，俺们庄稼人都是实在人，不会坑你。」

菜贩冷笑，「我不信，我也不管，你要是没零钱，我就去收别家的，有钱还怕找不见买肉的？」

一番折腾，天已经渐渐露了青，收菜的菜贩已经寥寥无几，再不出手，一车包菜，下午就能烂得毫无成色。

我分明看见她脸一白，腿一软，她几乎要给那菜贩跪下了，「大哥，算我求你，我确实没有别的什么可押给你了，不然你跟我回家去取？」

菜贩一挑眉，「老子可没那个闲工夫，这样吧，你把你儿子放在这儿，你回去取。」

刚才还唯唯诺诺的她突然瞪大了眼，浑浊的眼球里都是愤怒，「你怕我赖你一百块钱，难道我不怕你打我儿子的主意？」

菜贩突然狂笑，一口黄牙露出了十几颗，笑得直冒眼泪，「就你那残疾儿子？也就你还当个宝贝疙瘩，我打他主意？我不怕砸我手里？我是能卖给谁还是能送给谁啊？谁要啊？人家是养儿子还是做慈善啊？就勉勉强强养家里，那也是恶心他妈哭恶心，恶心死了。」

周围一群人哄然大笑。

她气得发抖，嘴唇哆嗦，眼里却没一滴眼泪，而是红森森像是一潭血，她剧烈喘息着，胸口猛烈起伏，杀人一样瞪着菜贩。

下一刹，她毫不迟疑地从菜筐里抽出菜刀，咆哮一声就冲了上去，人们都愣了，仿佛刚才那个点头哈腰到处求人的女人突然变成厉鬼一样。

菜贩也懵了，满脸惊恐，居然被钉到原地惊悚地睁大双眼看着那个疯女人冲来。

到底也有警醒人，几个菜贩子七手八脚地拉住了她，他们无比错愕，这个瘦弱的女人在那一瞬间气力之大，居然需要他们四五个壮汉一起上手才能阻拦。

疯女人拿着刀指着菜贩，眼里一片赤红，鼻子哼哧哼哧喘着粗气，那一刻，众人都相信，她是真的会杀人的。

她怒吼：「他不是残疾，你给他道歉！」

菜贩终于回过神来，惊魂甫定又色厉内荏地撇了撇嘴，「神经病。」

她像疯了一样，龇牙咧嘴大吼：「你给他道歉！」

她的头上还在渗血，苍白的脸上是壮士赴死的决绝，皴裂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，整个人如同一张蓄满杀气的弓弩，「你给他道歉！」

众人七嘴八舌劝菜贩，「你就服个软，你跟个妇女孩子有什么好计较的？！」

菜贩舔了舔嘴，嘟嘟囔囔，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」

听完她拧身就走，菜贩却只是张了张嘴，再一个字也没敢说。

回去的路上她背对着我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
她求人的时候没有哭，她拿刀指着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哭，可此刻，她瘦弱的肩膀剧烈地起伏。

年幼的我并不懂这些，适才菜贩说我是残疾人时我也没有太强的观感，可现在，我觉得她可怜。

破三轮车随着她动作的起伏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。

「妈.....」

她突然打断我，疾言厉色道：「那个叔叔骗你的！」

本来我不信，可此时，我忽然觉得也许那个菜贩说的才是真的。

她在家搜肠刮肚地找了一圈，才勉强凑够五十八块零钱，她连口水都没喝，一把把我抱到车上，二话不说卯足劲儿就往菜市场蹬。

她把五十八块甩到菜贩面前，中年壮汉甚至吓得一哆嗦，她狠狠剜了菜贩一眼，一声不吭扭头就走。

一出大门，她却笑了，那年头一百块是极强的购买力，她才不管那其中五十八都属于她自己。

她就是高兴。

那张纸币是青蓝色的，正面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，背面是井冈山，群山蓊郁，巍峨雄浑。

我永远都记得那张纸币，因为——

它是假的。

挣了钱的母亲兴高采烈带我去买肉，「妈给你氽丸子吃！再配着芹菜炒个肉丝儿，我家小疾一定吃饱饱，长高高！」

肉铺老板有个破验钞机，他验了三遍，验钞机还是机械报告：「这张是假币，这张是假币，这张是假币。」

母亲挤出个古怪的笑，连声音都走了调，「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，不，不会的。」

我们没有买肉，她带我去了一家银行，到了柜台上，她哆哆嗦嗦伸出那一张沾满污渍的一百块，「姑娘，麻烦您给验验？」

柜台上的年轻女柜员接钱过去，非常熟练地捻了捻，一张红唇轻飘飘送出两个字，「假币。」

接着扯着嗓子喊柜长，「王姐，假币收缴！」

母亲懵了，就在柜长拿着假币专用章要盖下去那一刹，她突然大喊，声音之大，众人纷纷侧目，「我不验了！你们把钱给我，我，我不，不验了。」

柜员木然摇摇头，「人民银行有规定，假币一经发现必须收缴。」

「可，可那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啊。」她这一声，颤抖得厉害，隐约有了哭腔。

「收缴假币，是我们的义务。」

「我不验了，你把钱给我，给我，我求你了，把钱给我。」她站起来，口齿不清地不停说着，绝望地拍打着玻璃，「我被人骗了，我要去找他，你们把钱收了，我可咋办啊？」

这样的大风大浪柜长见惯了，有些同情地摇了摇头，准备盖章。

下一瞬，柜长惊得目瞪口呆。

刚才那个切切哀求的女人突然腾一声跪了下去，哭得昏天黑地：「我被人骗了，这一百块里还有五十八是我的，我没有钱了，一丁点都没了，没了钱小疾吃啥啊，他要快快长高，快快走路，不然他怎么上学？不上学他以后咋活啊，我总要死的，我死了他咋活啊？」

她把头在地上磕得砰砰响，「那一车包菜我不要了，把我的五十八还我也不成吗？」

她零零碎碎说着，上气不接下气说着，额上的伤口裂了，血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她用指节肥大的手随便一抹，「我不为难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把五十八给我就好了，五十八就好……」

女柜长眼圈红了，她侧头过去，捅了捅柜员，微微摇了摇头。

一个信封被隔窗递了出来，信封上写：出门再取。

信封里装着那张假钞。

没有盖章。

4

天刚擦黑，母亲就要带我出门。

她对着镜子来回做了好几次深呼吸，接着郑重其事看着我，挤出个不自然的笑，「小疾想不想吃果丹皮？」

我自然是欢喜的，家里困难，吃饱已经不易，我从来不问她讨零嘴吃。

我小心翼翼又欢喜十分地点头，母亲眼眶一红，「走，妈给你买。」

出了门是一条马路，马路往东十分钟，是一家商店，正是母亲经常打醋的那家。

我纳闷儿地问：「妈，不在王阿姨家买吗？」

母亲愣了下，有些吞吞吐吐，「咱们走远点，就，就当消消食。」

又走了好半晌，路边冒出来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卖部。

小老板是个年逾七十的老汉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邦邦地在鞋底子上敲着烟锅，眼睛花得厉害，胡子拉碴，套一身破旧的中

山装，脖子的扣子一颗都不肯松，显得脑袋大颈子粗，格外像一条鼓着鳃的鲟鱼。

快到门口时，母亲踟蹰了下，但又像是被什么推着，果断地向前迈了一大步。

「叔，果丹皮，要，要五个。」母亲低头看着脚尖，漆皮的皮鞋鼓起了斑斑驳驳的小泡。

老汉慢悠悠地在柜台下摸索了半晌，掏出一把果丹皮，放在柜台上用指甲一个个扒拉着数，眼睛眯成一个微乎其微的弧度，手指哆哆嗦嗦半天也戳不到柜台上。

他哈哈大笑，「六个，买五送一。」

母亲几乎有些惶恐地直摆手，「不不不，不用了叔，小本生意，不容易。」

老汉又笑，「没事儿哈哈，」说罢直接把东西塞我手里，「小娃真乖。」

母亲的头几乎要垂到胸口。

她磨磨蹭蹭从兜里掏出那张一百，「不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，没零钱。」

「没关系！」老汉接过钱，看也没看就揣到兜里，颤颤巍巍蹲在柜台下面，翻开一个鞋盒子开始找零钱。

夜幕刚刚合拢，老汉费力找着零钱，母亲站在柜台前，咬着嘴唇，两只脚尖不自然地来回搓着。

老汉找着，念叨着，内容无外乎是晚饭老伴儿烧了什么菜，当年当兵上战场的时候子弹差点射瞎了眼，该屯过冬的煤球了，炉子需要用红泥糊一次，儿子晒黄花菜从房顶摔了下来，摔破了耳膜，开了春要做手术.....

母亲听着，嘴唇越咬越紧，右手大拇指抠着左手的手背，抠得发了青，渗了血，「叔，我，我们不买了。」

老汉笑吟吟抬起光秃秃的脑袋，「等急了是不是？好啦。」说着把一把捋得整整齐齐的零钞放在母亲面前。

母亲没有接，脸上的肌肉有一瞬间的抖动，半晌，她抬起头笑了笑，「叔，你的钱盒子没盖好。」

老汉一愣，低头看，果然是张开的，他又是一阵爽朗大笑，低头去盖盒子。

「谢谢你啊闺女。」

母亲给我紧了紧衣服，「叔，我走了啊。」

老汉鲰鱼一样的脸又挤满了笑，乐呵呵挥了挥手。

待走远了，我问母亲，「为啥要把找的钱偷偷压在爷爷的收音机下？」

那时母亲背着我，凸起的蝴蝶骨硌得我很不舒服，她微微侧头过来，晚风一吹，发丝轻轻拂在我脸上，她的声音平静又凄凉，「我们可以不做好人，但至少不能做坏人。」

「妈，你想做个好人吗？」

她笑得发苦，「不想。」

「可你把零钱给爷爷了，也没要回那张一百。」

很久很久，四下阒寂，无月无星，可我看得清她眼睛里那层薄薄的雾气，她看着黑沉沉的夜，「我不敢当坏人，我怕遭报应。我怕，怕我的罪报应到你的腿上。」

「妈，万一我真走不了路咋办？」

她吸了吸鼻子，「不怕，我背着你走，哪天背不动了，我就先走一步，到底下当牛做马，火烤油炸，把上辈子造的孽都还了，小疾就能走啦。」

5

七岁了，我还是不能走。

我终于知道我的病叫什么了。

软骨发育不全。

挺陌生是吧，可如果叫它「侏儒症」，你可能就会恍然大悟地哦一声。

什么意思呢？我天生四肢短小，长不高的。又因下肢压力过大，站不起来，自然也走不了路。

最麻烦的是还有一堆手术等着我，正畸的，减压的，分流的，抗感染的，等等等等。总之，如果说得了侏儒症是人间悲剧，那我就是悲剧中的悲剧。

那几年，她疯了一样挣钱，可始终是杯水车薪。

本来故事会这样一直走下去的，结局无非就是我小命不长，最后她终于甩掉我这个拖油瓶，迎来了崭新的下半生。

可她偏不，我活着，是她唯一的念想。

其实，如果一早知道结局，我宁可死在童年，结束我无法自主的小小半生。

她强行送我进了小学，收我时校长和老师都犯了难，她满脸堆笑，「他是站不起来，可他能自理，轮椅用得很好，不会麻烦别人。他，他还很聪明，他会背圆周率，能背到一百位，小疾，你给老师背一个！快啊！背一个！」

我木然地看着老师和母亲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马戏团里被观赏的猴，偏激和执拗一股脑涌了上来，我抿紧嘴唇，一字不发。

「背啊！你倒是背啊！」母亲急了，红着脸催促我。

我从小就是宁折不弯的性格，这点像极了母亲，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杨过，是仗剑走天下的侠士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我在跟

为难我的全世界为敌，我的孤独旷古持久，陪伴我的只有亿万
年前的月光、星辰、和酒。

我就是不背。

母亲一掌掴在我脸上，「你背，你背啊！」

那是她第一次打我，她的声音里全是哽咽。

那时候我不懂，很多年后思及当时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人明明什
么错处也没有，却偏偏会被造物玩弄，被命运惩罚，那时母亲
以为即便世道如此不公，她身边也始终会站着她的小疾，可她
不料，她孤立无援之际，儿子看她如同一个笑话。

她是彻头彻尾的孤独。

我咆哮：「我就是不背！」

母亲瞪着我，眼中的雾气很快凝结在一起，就在眼泪要滚出的
那一刹，她猛地扭头过去，「老师，求你收下他。」

声音哀切，听者动容。

我就这样上了学。

那时我想，她为什么总在求人？求一个菜贩，求一个柜员，求
一个老师，求卖肉的给点下水，求卖菜的便宜两毛，求抄电表
的少抄两度，求收垃圾的把垃圾桶里那只破罐给她.....

为什么总在求人呢？

真的下作啊。

6

二年级时我跟人打了一架。

其实不能叫打架，打架是双向的，我只是单方面地被摁在地上摩擦。

毕竟，我是个残废。

下肢压力过大，持续的腰疼之下，我做了椎间盘摘除术，这辈子，我都不会站起来了。

但我依然跟对方打了一架，我用铁铅笔盒把高我一头的大壮砸得头破血流，我自己也被从轮椅上扯下来，被揪着头发揍得鼻青脸肿。

双方家长很快就来了，母亲惊恐万状地蹲着查看我的伤势，我猛地甩开她，她四脚朝天摔在地上，大壮和他爸笑得哈哈哈哈哈。

「为什么打架？」她从地上爬起来，质问我。

彼时她烫了劣质的大波浪，嘴唇涂地猩红，过分惨白的粉底让脸部如同带了厚重的面具，活似白无常，她穿黑丝，足登一双又细又夸张的红皮鞋。

大壮爸爸把儿子揽在怀里，「我儿子又没说错，你个小残废撒什么野？」

母亲猛地瞪视回去，「你他妈的说什么？」

八岁的我居然冷笑出声，「你不问问大壮说了什么？」

母亲被我阴阳怪气的口气惊到，忧心忡忡地回头看我，我别过脸去，第一次觉得恶心透顶。

大壮说，你妈就是卖的。你懂不？就是跟男人睡觉的。

那一瞬间，我就信了。

因为一切，都有迹可循。

我做手术花了三万，那个年头，三万无异天文数字，她失眠了好几夜，但最后还是交上了。

有次在窗口，我看见巷口她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，推推搡搡，我不懂在做什么，回来问她，她说叔叔要跟妈妈说悄悄话。

那些年流行《七龙珠》，能有个孙悟空的铅笔盒是班里所有男生的梦想，但残废的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拥有该物的神人，最终也是用它，我把大壮砸得见了血，破了相。

那个蠢女人觉得她儿子虽然不能走路，但吃的用的一定要是最好的，可她不知，正是那个铅笔盒，招来了大壮的嫉妒，他把零零碎碎听大人讲到的「那个女人的事」一股脑儿倒给了女人的残废儿子。

此后，我和她再无话可说。

我坚决不肯上学，她给我买最好的书包，崭新的笔盒，我依然不肯上学，她恼了，强行推着轮椅把我往出送，我用尽全身力气从轮椅上翻出去，摔在地上，磕掉了一颗门牙。

母亲像一只僵尸在原地杵了半晌，突然嚎啕大哭，那时，我还是不懂，不过一颗牙，有什么好哭的。

她给了转了学，费了很大的功夫，我们却没有钱再搬家，我照样要经受街头巷尾的指指点点，女人们捂着嘴窃窃私语，男人们满眼鄙夷，笑嘻嘻问我是谁家野种，她推着我走过漫长的小巷，有人用眼神扒她的衣服，有人用唾沫戳她的脊梁骨。

有那么一天，我突然就发了飚，「以后你别送我了，我丢不起那人。」

她眼眶急速红了，嘴唇翕翕合合不知道在嗫嚅什么，她低下头去，许久才抬头看我，拙劣的化妆品花得乱七八糟，惨不忍睹。

她勉强地笑，「那我不送你啦，你自己要当心。」

7

自此，我开始用短小的上肢驱动那辆大大的轮椅。

说来也巧，那许多年我一路风平浪静走来，从来没有磕着摔着，运气也渐渐好了许多，初中参加了全市首屈一指的作文大赛，一举夺魁，继而市重点高中特招，进了苗圃班，成绩一路稳定走到高三。

我没有问过母亲，但隐约感觉那些肮脏的生意她已经不做了，她倾尽所有积蓄在商场盘了个铺面，纵然她粗糙的手能把上好的布料挂得抽丝，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能做出最得体的旗袍。

虽然在我心里她依旧粗鄙，但我们的关系渐有缓和。

学校要组织朗诵比赛，我们班的参赛作品是《滕王阁序》，班主任和班委走遍了全市几乎所有演艺用品租赁点，就是找不见一套像模像样的演出服。

可以租到的古风服饰，不是像唱戏的，就是像耍杂技的，感觉是一群武大郎在台上演丑剧。

班主任急得嘴上都是泡，临时改参赛作品已然是来不及了，正巧那几天有个家长会，会上，母亲憨憨地举手，尴尬地舔了舔嘴唇，「老师，我来试试吧，我给娃娃们做衣裳。」

老师半信半疑地看着这个枯槁的女人，母亲眼里闪着光，「我明天就能把衣裳带来，您要觉得不行，我还能再改。」

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建议得到了老师的采纳，老师再三感谢母亲，母亲像是受了惊一样直摆手，「不用谢不用谢，我就一个小小的要求。」

班主任变了脸色，「您要多少钱，直说。」

母亲脸色惨白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「不不不，我不要钱，我只是，只是.....」

「只是什么？」

「只是希望家长们私下告诉自己娃娃，多和我家陈疾做朋友，他，他很孤单，他不是孤僻，他只是，只是真的很孤单。」说罢，她弯腰下去，鞠了个九十度的躬。

大家都看见，随着那一躬，一滴眼泪很快洇开在地上。

演出当天，我们班的表演真真当得起一个词——惊艳。

羽扇纶巾的书生，在水一方的伊人，无论是谁的衣服就可以称得上精妙绝伦。校长问班主任是不是超了预算，班主任哈哈大笑，台下的我高扬起头，从没有一刻如此自信，自信到癫狂。

只是我忘了，家里的母亲赶了三个通宵，熬瞎了眼睛，扎了一手的针眼，只是为了给她敏感孤僻脆弱可怜的儿子换来一点点可笑的尊严。

这疾痛惨淡的世间，是她一直挡在我前面，纵然我在她身后一刀又一刀袭击她，她不仅不怨，更一次次挺直瘦弱的肩，她怕自己倒下，她的残废儿子要独自应对漫漫长夜，无尽黑暗。

8

期末考试那天，她帮我把轮椅抬到楼下，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张口：「你.....」

「怎么了？」母亲有点欣喜，这此前数年，我与她的正面交流，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。

「你，你送我去吧。」

母亲突然手足无措起来，结结巴巴，手不自然地哆嗦起来，「那，那你等等我，我，我去换个衣服。」

她的声音很沙哑，满满的笑意，稀薄的哭音。

她居然穿了一件自己做的旗袍，大方的设计勾勒出女人最美的曲线，前胸大朵大朵的雕绣牡丹活灵活现，旁逸斜出。

那年我十七岁，我第一次觉得，这个女人，不脏。

那年她四十出头，身材高挑，着大红旗袍，头上簪一柄木钗，推着一个只有一米三的残疾男孩，一路穿街过巷去往路尽头的学校，她高高扬起脖颈，满眼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笑，仿佛轮椅上推着的是下一个改变世界的霍金。

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嘴角也微微噙着笑，旧事就让它随风去吧，这漫漫的一生，终归不能在愤恨和怨怼中结束，人，应该往前看。

这一切的前提都是那个少年没有遇到那个男人。

拐弯时，突然一个男人冲了出来，从后面抱住了母亲的腰。

母亲尖叫，男人死死不肯松手，「睡过那么多女人，你是最难忘的一个！」男人獐头鼠目，形容猥琐，我不敢相信，这也曾是母亲的客人之一。

母亲太瘦，根本不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对手，而她即将成年的儿子，却是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废，什么忙也帮不了。

那是一条下坡路，母亲一边哭喊求饶试图摆脱男人的咸猪手，一边死死拽着我的轮椅，生怕我滚下去。

无尽的愤怒和仇恨霎时将我淹没，我歇斯底里尖叫，那个时候，我恨我不争气的双腿，恨我不能保护母亲，恨我不能保护母亲还要让自身难保的母亲费尽全力保护我.....

我狠狠推了一把轮椅，轮椅哐啷一声，冲到了坡底。

母亲疯了一样一把推开男人，踩着高跟鞋不要命地往下冲，男人也愣了，迟疑三秒转身就跑，因为那时我已经躺在道牙子上，脑后的血欢快渗了出来。

「陈疾！」

我这辈子没有听过那么凄厉的哭嚎。

我居然还清醒着，我看着那个哭得天昏地暗，脸色蜡黄不敢碰我的女人，我觉得心酸，可一张口，我却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。

我字正腔圆道：「你让我恶心。」

我的语气里是愤怒，但听起来却满满都是厌恶。我愤怒我不能保护她，愤怒我是个残废，愤怒命运为何如此不公，愤怒我明明什么错都没有却为何要遭如此惩罚，愤怒我连累她，一辈子都被人踩在脚下。

可我的愤怒，一张嘴就成了厌恶。

这愤怒令我绝望，于是我就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地伤害了一个母亲。

被偏爱的，都有恃无恐。

那时她脸上的表情曾无数次出现在我以后的梦里，起初是美梦，怀缅和舐犊，后来常常是一夜无眠，因为一闭上眼，就是那张形如枯木的，绝望的脸。

我在我人生第一部散文集里写，「一次次地敞开胸膛，一次次地遍体鳞伤，我一次次推开她，一次次把刀扎在她心上，那时我忘了，爱是积累，不爱也是。」

我想，世界上最廉价的大概就是付出吧，和盘托出直至一贫如洗，颗粒无收如同一事无成。

9

她终于离开了我。

大一那年，我出了人生第一本书，一个少年侠客闯荡江湖拯救世界的故事，少年足下生风飞檐走壁，如同我梦里的另一个自己。

起初只是网络连载，不料后来大获全胜，数据一路开挂，评论被刷爆，热搜居高不下，很快就有了版权合作，出书、剧改、商业运作接踵而来。

我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，我被包装成天才作家到处签售、访谈，招摇撞骗。

北京上海、武汉长沙，我像个陀螺转个不停，变身空中飞人飞来飞去，有了经纪人和助理，还雇了些人专门抬轮椅，残不残疾似乎早已不是问题。

那时，我与母亲已经一年没有说过什么话。

那次之后，我常常在想应该给母亲道个歉，可我自私懦弱始终没有舍得开我的金口，不久后高考，我成功避开母亲远走外地求学，彻底省去了我不知怎么开口的麻烦。

后来我总在想，我自私懦弱是真，我有恃无恐也是真，我以为她会一直站在我身后，替我遮风挡雨，就像过去的那许多年，不离不弃，不怨不悔。

可笑啊。那个年龄真荒诞啊，我一心只想拯救世界，却不肯帮她刷一次碗。

寒假时，我结束了我忙碌的行程，大年三十才到的家。

她不在。

我悠闲打开电视，心想，她能到哪儿去，无非是去给我买菜了。

家里居然停了电，我这才发现不对，暖气是冷的，冰箱里的菜是坏的，地板上有厚厚一层灰尘，她那么爱干净的人，这不可能的事。

我愣了一瞬，突然心里一阵发冷。

我猛地掏出手机，双手居然抖得厉害，几秒后，她的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，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瘆人。

大脑一片空白，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身为人子，除了一个11位的电话号码，我不知道她的任何有效信息，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商铺在哪儿，她的朋友有哪些，她常去什么地方。

不行，这不是办法，我要出去找她。

我大力驱动轮椅，那一刻我满头满背都是汗，我以为，我以为她会一直在的。

轮椅撞在茶几上，我被狠狠摔在地上，茶几上的玻璃砰一声碎在我身旁，脸上有温热液体划过，我看见一张血红的存折。

定期三年，刚好是我大学毕业到期。

十万。凭证支取。户名：陈疾。

10

她就这样消失了。

有时候我想，她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改嫁了。

有时候我又想，大概我的那句「恶心」如鱼鲠在喉，如芒刺在背，她终于受够了我，离我而去了。

不论哪种，都是我自己活该。

我头顶的光，没了。

我请了护工，但没人受得了我的怪脾气，工资一涨再涨，最终仍剩我一个孤家寡人。

房子乱到轮椅都推不过去，我安慰自己，过完春节我就忙起来了，到时候离这远远的，老子眼不见心不烦。

我自己做饭，轮椅太矮，油溅到了脸，强颜欢笑了十来天的我，终于在一瞬间泪如雨下，真的疼啊，为什么这么疼呢。

我猛地抹干眼泪，这不是正如你愿吗，甩开那个人尽可夫的下贱女人，你就是身家清白的天才少年，你头脑聪敏，天资卓绝，不知强过那些四肢发达的庸才多少，恭喜你，你自由了。

我要沐浴更衣，我要出去寻欢作乐，我要喝酒，再没人管得了我，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！

我拉开衣柜，一时间如遭雷劈。

满满一柜，都是整整齐齐，熨得挺括的西服。

每件衣服用防尘袋装起来，贴了小条，「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……」

大概二十来件，都是按照我独特又可怜的尺码做的。针脚细密，做工考究，考虑到我常年久坐，西裤臀部加厚了一层，密密匝匝缝了棉花。

我把脸埋在那一堆衣服里，我不难受，我怎么会难受。

只是这眼睛像被塞进了一把沙，疼得摧枯拉朽。

西服一直做到四十岁，我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再也遇不到你了。

不是所有犯下的错都可以弥补，有些错误，无力回天，无可转圜。

就这样，我过了半年。

不交际，不工作，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残废，从里到外。

七月艳阳高照，室内阴冷凋敝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。

门铃响起地格外突兀。

我感觉我的眼珠像是被蛛网攀满，动起来异常艰难。

我慢慢把眼睛转到门上，原来真的是我家的铃声。

那一刻，我妄图站起来！我像濒临渴死的人看到甘泉，我想站起来，我想去给她开门，给她！她！

我摔在地上，我不觉得疼，我全身每一寸皮肤都在用力，拼命爬向门口。

接着，我听见钥匙插入的声音，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，钥匙拧动，门后站着一个人。

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
男人姓陈，我父亲，只是生理上的父亲。

他很瘦，沧桑，眼神躲闪，这就是那个蠢女人交付一生的男人。

他看着我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坐姿规规矩矩，双腿并拢，双手放在膝上，不自然地摩挲着。

「你妈，让我得空来看看你。」他吞吞吐吐说着。

我猛然扭头过去，眼睛里带了光，「什么时候？」

「春节前吧。」

我垮下肩膀，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」

他愣了下，嘴唇抖了抖，「她的那些事，我都知道。你别怨她。」

很显然，我俩都知道「那些事」是哪些事。

我觉得心力交瘁，「我和她的事，你没有发言权。」

他尴尬地笑，「你说得对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，是我亏待你们。」

我觉得烦透了，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。是不是要钱？稿费我也不多，但估计够你张口了，说吧。」

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，眼神倒不瑟缩了，义正辞严道：「我怎么可能问你要钱？！」

「那你今天来干什么？共叙父子情？您想给我当爸爸，我可不想给您当儿子！」

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」父亲有些激动，额头上青筋毕露，「你是不同于其他健康孩子，可这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！你抱怨老天对你不公，你没本事把怨气撒给老天，你就撒给至亲？你中了什么邪？！」

他顿了下，长吸了口气，面目沉痛，「她这些年，真的很不容易！」

我看得清，父亲的眼睛红了。

「我和你母亲，本来很相爱的，后来因为你，我们离婚了。」父亲吸了吸鼻子，挤出稀薄的笑意看着我。

我愕然看着他，不是出轨吗？

「你生下来就有缺陷，我和你母亲跑遍了全省大大小小的医院，最终的结论都是这个孩子有严重的软骨发育不全，不仅身材矮小，还有可能瘫痪，更有可能引发多种其他疾病。」

父亲舔了舔唇，「我劝她，我们还年轻，孩子还会有，不然，我们把他偷偷扔了吧。」

他转头看我，声音飘忽乏力，「小疾，你应该知道，那时候医院产科门口的垃圾桶经常会有还没断气的孩子。」

他又苦笑，「可你妈不答应，而且怕我偷偷扔了你，还没出月子，她就一直抱着你，死活不肯松手，去洗手间也要抱着，绝不让你离开她的视线。时间久了，她见我并没有扔了你的打算，才渐渐松了戒心。」

12

「我可以抽烟吗？」父亲拿出一支烟，眉头锁在一起，有点讨好地看我。

我木然点点头。

「你满月那天，她去体检，就剩我俩。我看着躺在床上的你，头颅大，四肢小，前额宽大，下颌突出，我突然觉得，以后的日子里，你将会是我们永远卸不掉的负担，一辈子套在脖子上的枷锁，尤其是她。于是.....于是，我，我就把枕头盖在你的.....脸上，用手捂住枕头.....我想，我想宁可我下地狱，我也不能让她过完这样的一生。」

父亲被烟烫得一凛，继续说道，「结果被撞见了这一幕，她毫不犹豫要跟我离婚。那时我多自私啊，我想，离了婚也好，至少我这辈子，轻松了。」

「离婚时她什么也没要，没要钱，没要房子，要了老家的一亩地，再就求我答应她一件事，她死也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的父亲非但不要你，还想掐死你，她不介意背上人老珠黄丈夫出轨的臭名。」

「离了婚，我就南下了，没有结婚，一直在打工，偶尔做点小买卖，我没有想到，她那么难，早知这样，我绝不离开县城。」

父亲脸色已然变了，平静地述说变成了带着忏悔的哭音，「她为你做的，远超你所知的。初中那场作文比赛算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吧。」

可你不知道，那时颁奖典礼盛况空前，市里领导来了不少，主办方得知你的情况，坚决不允许你上台领奖，说是场面不太好看，你妈就天天去你们学校求老师，求教导主任，求校长，后来求主办方，甚至求教育局，她苦苦哀求甚至不顾脸面到处求饶撒泼，终于人家觉得不好看了，勉强同意了。」

「你知道吗，你初中之前她基本没有睡过囫圇觉，只因为医生说过一句，『这孩子枕骨大孔狭窄，猝死的风险很大』，为了这句话，她十来年没睡过一个踏实觉。你小时候她每天抱着你睡，经常眼睁睁看着你鼻翼起起伏伏，后来你长大了，不想跟她睡了，她就每晚偷偷摸摸进你房间，一宿常常要看好几回。」

「那时你不让她送你上学了，她很难过，但又怕你出岔子，就每天都在你后面跟着，偷偷跟着，怕你发现。她的眼里只有你，为此被车刮过，崴过脚，踩过没盖的下水道，这些，她从来没给你说过吧。」

「后来的事，我也知道，你嫌弃她脏，说她恶心，你知道吗，她自杀过，就为你这一句话，自杀过，我们认识二十年，我没

见过她哭，可就为了你这一句话，她拿着一把水果刀把手腕锯得血肉模糊，可最后，她又硬挺着自己打了 120。

医生说，『你们这种我见多了，死着死着就后悔了』。她笑一笑，我不后悔，只是我不能死，我死了他该怎么办。后来，她告诉我，她既然肯为你死，就自然肯为你活着。」

「小疾，如果你特别在意一样东西，在意到生死不顾，你愿不愿意用你拥有的所有去换？」父亲冷不丁问我。

我像是被点了穴，僵硬地点了点头。

「你就是她最重要的东西，她连生死都不在乎了，怎么会在乎那些骂名？那时你要手术，她借遍了所有人，卖了地，卖过血，无论怎么也凑不够，那，那是她唯一的办法。」

「她给我打过电话，那时我没有什么钱，然而我这个畜生，她那么傲气的人低头了，我居然给她说，『看吧，我早告诉你，这就是个无底洞，你还要一意孤行。』」

她猛地挂掉了电话，那时，她该多绝望啊，丈夫奚落她，儿子嘲讽她，四邻看不起她，所有的冷箭扎在她一个人身上，可她还要替你遮挡全世界的恶意和风雨。」

父亲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，站起身来，「小疾，人这辈子，没有一帆风顺的，比你苦的，我后来也见的不少，可比你幸运的，真的是凤毛麟角。扪心自问，你愿不愿意漫长的一生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要，只为了守在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了的残疾人身边？」

突然觉得面部一片冰凉，我伸手一抹，满手都是咸湿。

父亲放下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，「我今天不是来问你要钱的，我来给你送一点生活费，不管你缺不缺，这都是我的一点心意。」

我没有做父亲的资格，自然也不能用当爹的口气说教，但我真心劝你一句，你觉得上天对你不公，可上天对她就公平吗？你的痛苦在她身上成倍增加，她的苦楚你却体会不到万分之一，真正苦命的，是你吗？」

父亲转身往外走，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」

我突然嚎啕大哭，像抓住最后一丝救命稻草，「她呢？！我妈呢？！」

13

其实我一早就错了，她连死都不会放开我，怎么会因为改嫁不告而别？

除非她真的要死了。

大一上学期她就查出了乳腺癌，这个蠢女人惊慌失措，幸亏儿子有才华，已经能自立。

她卖了店铺，整理了所有积蓄，两个月没日没夜做了二十几套西装，那时陪伴她的，是电视里来回播放的一段访谈，访谈里她的儿子口若悬河，侃侃而谈，说到家境时微微一笑，「我父母双亡，从小寄宿在姨母家，姨母是一名人民教师。」

她毫不在意地笑笑，把扣子锁了两遍，以后啊，这扣子都不会掉了，小疾是个笨蛋，不会穿针引线。

她断了水电，背着一个破包，推门而去。

除了那十万，她分文不剩，她不能去医院，头晕目眩之际，她遇到了近二十年没见的父亲。

这病原来能治。

谢天谢地。

我一辈子没这么紧张过。七月酷暑，医院楼道的穿堂风却令我浑身冰凉。

我艰难地吞了下口水，紧张盯着病房门，手心都是汗，我鼓足勇气推门进去，她背对着我躺着，肩膀瘦削，头发凌乱。

父亲说，她做过手术了，幸亏发现得不迟，所以手术效果很好。

我第一次觉得，老天待我不薄。

病房很安静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射到她脸上，她面容祥和，睡意沉沉。

我就这么静静看着，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。

「妈。」我听见我的声音无比嘶哑。

迎着光，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没有一点诧异，脸笑成一朵花，「小疾呀，妈妈病了，过几天就能回咱家啦。」

我突然十分委屈，把脸埋进她怀里，「那你，那你也不给小疾打电话。」

我清楚地感受到她那一瞬间的僵硬，下一秒，她把枯瘦的手，放在我头发上，一下下抚着，我们都没说话，却双双泪如雨下。

我想，我的头顶，又有光啦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